紅樓真夢/6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真夢

◀上一回

第六十一回　賢節度抗章陳帝闕　新太守展覲入神京

下一回▶

話說尤氏在西山別墅談起法雲寺風景之勝，邀大家同去逛逛。李紈寶釵尚在游移，探春道：「你們只配逛園子裡的假山，見了真山倒沒有興趣了。」湘雲道：「咱們難得出城的，既到了這裡，還不多出去散散？」寶釵道：「逛逛也好，可是那麼一繞，又是半天工夫，進城就太晚了。」最後還是王夫人說道：「這裡去很近。既是你大嫂子高興，你們就陪著玩玩去罷。」於是眾人分坐了幾輛大鞍車，從山路走去。

不多遠，便望見法雲寺的山門，進門下車，換坐藤轎子，俗名叫做「爬山虎」，一路抬上去。經過幾層佛殿，越上越高，一直上到塔院。那塔院四面，俱是漢白玉闌干，翠栝蒼松，周圍環繞；再看那後面及左右兩面，眾山合抱、聳青疊翠，就像一座大屏風似的。寶釵道：「我不懂得風水，只看這形勢就很好，可惜被那些老公弄得腥臭薰天，生生把好地方給毀了。」尤氏道：「從前還有許多碑呢，寫著什麼孝官、孝孫，又是什麼滴裡搭拉的孫子，虧得一位都老爺給划了去，若見了那個，更要噁心呢。」湘雲道：「若在這裡起個山閣住住倒不錯，再不然，就是身死之後，在這裡做個墳墓，也是好的。」寶釵道：「什麼樣子不好學？單學那老公的臭樣子！你若葬在這裡，來世一定變個老公，開口『奴婢』，閉口『奴婢』，還帶點結巴頦子，那才有趣呢。」探春笑道：「雲兒，你敢葬在這裡，我叫番役們把你刨出來，扔到大海裡喂王八去，連老公也做不上！」李紈道：「你們說的也太寒磣了，管他老公不老公的，咱們看看山景是正經。」大家看

了一回，又坐著爬山虎下來，至悅性山房聽泉。那山房是一座敞廳，廳後假山縫裡有泉水湧出，瀉在小池子裡，聲如琴築，探春湘雲都聽住了。寶釵見天色漸晚，不暇流連，即催眾人下山，坐上車趕進城去。到了大街上，各鋪戶都點上燈了。

那天到底多走些路，次日起來，尚覺著疲乏。卻因理國公孫子完婚、臨平侯老太太逝世、又是錦鄉侯七十大慶，都在這幾天內辦事，王夫人不在家中，一概由李紈寶釵掂對送禮，交情近的，還得親去應酬，一直沒得歇息。那天又是王子勝第二個孫子滿月，李紈推身子不爽沒去，只可由寶釵去一趟。舅太太因王夫人搬到西山，甚為惦念，問了許多話，留寶釵看看雜耍，擺了晚席，方肯放他回來。一路回至怡紅院，換了家常衣服，蘭香從新房帶著楨哥兒過來，寶釵逗他玩笑。

只見素雲拿著一封信進來，說道：「這是小蘭大爺剛才打發來喜送來的，大奶奶叫送給寶二奶奶看看。」寶釵看那信上只寥寥數語，附夾著一道旨意是：

內閣奉上諭：禮部奏「命婦苦節教子，並著義行，請特予旌表」一折，據稱軍機大臣、都察院左都御史兼襲榮國公世職賈蘭之母賈李氏，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兼襲恩澤侯世職賈蕙之母賈薛氏，俱青年守志，教子成名，奉事舅姑，著稱賢孝。茲復慨捐家資，於京城內外及四郊各處，遍設施藥所，加惠貧戶，全活甚眾。洵屬勇於為善，義行可風。一品命婦賈李氏、賈薛氏，均著加恩准其旌表節孝，照例建坊，並給予「樂善好施」

字樣，以彰嘉范而昭激勸。欽此。寶釵細看一遍，自甚感激，便將原信仍交素雲帶回。

次日至議事廳，談起此事，李紈道：「咱們該怎麼辦？還要去謝恩不要呢？」寶釵道：「具折謝恩是小子們的事，他們總會辦的。咱們若盡盡心，只換上衣服，在省親別墅磕個頭罷了。」那天，賈蘭至西山別墅見賈政，也將此事回明。賈政笑道：「他們守了一場，好容易有這個日子，這也是應該的。只是承吳仲翁的盛情，咱們怎麼謝他呢？」賈蘭道：「吳老師向來講究清操，此時要送他重禮，一定不收，倒顯得不合適，只可隨後再補報罷。」

賈政在西山住著，閒時也看看《京報》，卻因距城較遠，當天不能送到，只能看前一兩天的。又過了幾天，賈政從萬泉湖看荷花回來，坐在廊子上乘涼，忽然想起此事，命小廝們把這幾天《京報》都撿來，要看那上頭髮抄的禮部原折。翻了兩三本，總沒有

尋著，倒看見賈珍的一篇絕大文章，那文章是：

欽差大臣、范陽節度使、一等定襄伯兼威烈將軍、臣賈珍跪奏：為經國大計，亟宜確定方策，永資循守。瀝陳管見，仰祈聖鑒事。

竊維古之賢哲，欲措國家於磐石之安者，必先洞明其得失，熟權其利害，遐察歷代理亂興衰之故，近究時會輕重緩急之宜，然後決策以應機，布治以行遠，而非可苟徇浮論，輕率而言制置也。夫立國之柄，寄於大君，得其道則治，失其道則亂。所謂得其道者無他，亦惟居重以御輕，舍緩以圖急而已。今天下皆言經武矣，臣以為非其重也，必有控御於經武之上者；今天下競言改制矣，臣以為非所急也，必有審度於改制之先者。譬之於器，輕重倒持則覆；譬之於樂，緩急失序則乖。故夫舍重而就輕者，取敗之券也；務緩而忘急者，召亂之門也。秋毫之紊，賁育莫挽；蟻穴之決，懷襄立成。是不可不慎之又慎者也。

陛下睿智天■，削平凶丑，比復恢張百度，以飭紀植綱為主。斯誠英辟中興之會，而臣工效命之秋也。顧臣猶慮決策之未盡應機，布治之不足行遠，疚心如狂，不覺妄發，謹臚舉數端以聞。所謂千慮之愚，必有一得者，惟陛下幸留聽焉。

一曰安內重於靖外。說者謂「外虞環伺，失今不圖，將啟豆分之漸。」此恫言也。古之加兵者，必有其辭。而空穴來風、腐木致蠹，抑未聞有無因而致者！鑑於弱昧，而張皇簧鼓，粉飾戈兵。發其端者奮於捶觜，投其隙者利於鬥鼠，其為患也，且滋逼焉！比者萃紫濛樸勇之眾，規豐沛子之軍，以張師徒，宜若可恃。然不戢之焚，古人所戒；非常之慮，聖哲必兢。臣以為「大匠不斲，大廬不登」者，兵家之至言也；「持盈與天，定傾與人」者，史家之通論也。肌革堅者，風邪不入；沙石去者，湟流自安。是當整備以養威，蓄芳力以祛氛邪，厚生正德以培國脈，信賞必罰以振懿綱。鋒可不用，而用之必伸；令無不行，而行之必謹。斯所以為社稷自重之計也。

一曰揆文重於奮武。說者謂「軍旅之事，非儒素所知，必加甲裳於纓紳之上。」此昧言也。古之命帥者，必以大夫。乃至羊祜緩帶，祭遵雅歌，並見重於前史。誠以蒞戎者，必兼諳夫天時、地利，與所以範圍人心者。嗚咽叱吒，鮮堪語此。矧崇武之敝，輒至假韓白以符竹，寄衛霍以封圻。戎績未彰，民浦滋甚，揆其初望，詎非背馳。昔之專閫，不限治域，而文武互制，用意尤深。臣以為「兵以衛民，靡用陵民」，立國之恒經也。「帥以蒞將，必能制將」，行師之定軌也。蘄諸晚近，殆未易言。無已，則惟有編

制乾軍，別居要塞，候令調遣。設有戎事，則臨以文通武達之大臣，崇其威柄，寄以刑賞，如經略制置故事。其防勇巡卒，以戡萑苻；地方有司，得節制之。

制軍馭將，各有恒規；庶戢厲階，以規遠績。斯所以為疆圉之奠之圖也。

一曰崇本重於利末。說者謂「工商之利，先於農桑，務崇飾而褒勵之。」此膚言也。古者重農，因抑末業。貿脂共賤，衣絲有禁，世或病其太過。抑知衣食之源，庶萌攸仰，畎畝所出，萬寶以成。即雲貿遷之利，巧任之能，苟物材之弗供，將市需之俱竭。故農桑為國之本，亦即工商之本。今通惠之令日繁，匠儈之名俱貴。而求其居賈成名，考工盡利者，千百中無一二焉；求其重裝比於瀛舶，上手方於鯷人者，億萬中無一二焉。徒見農丁輟耒，連隴生荊；蠶婦欷覷，斲桑供爨。而異邦之求物料者，且踵集於國門。是我之所輕，而彼猶重之。臣謂補牢之計，首在恤農，以粒■民，期於無匱。若田間物產，可資庶工者，官為董計，因地設廠。夫物力不給，則實利亦虛；天材既豐，則惰民亦奮。勵以兼功之益，授以資生之術。斯所以為康濟黎庶之謀也。

一曰立教重於求術。說者謂「物巧日興，貴於博收並進。

「斯固然矣！乃至並立國文化而摧棄之，此瘏言也。古者淫巧有禁，而《開物》成務，已導其先。飛車雲梯，惜無傳者。然形上形下，事固殊途；大成小成，未妨兼取。向使絀於技藝，其弊止於樸塞已耳。以求進於技藝，而棄其根柢之文教，是猶病欒棘而廢廈，患□瘤而戕躬！必謂風詩相悅，係馴鐵之興邦；薄俗珍今，致官山之阜國。臣期期未之敢信也。竊謂彝倫星日，百世不移，所當守之學官，定為國是。若其灑削新知，冶陶絕藝，足以利民用資眾模者，獎掖衍推、惟力是視。深維鄒嶧養指之戒，勿蹈壽陵學步之譏。斯所以為鞏固邦基之道也。

一曰秉禮重於明刑。說者謂「漢唐以來，定律偏於倫紀，戾於時趨，而不可以為訓。」此梏言也。古者明刑弼教，義本相通，教之所窮，刑於是作。遐邦殊俗，其為教也固異，其措之於刑也，或亦宜然。若以施於文明俶擾之中邦，則千百年來聖明制法之精意，凌夷以盡！煌煌象魏，蚩蚩聚觀。將謂陳平盜嫂，等贈芍之逾閒；曾晳杖兒，坐芸瓜而成獄。蹈禽獸而不恥，薄天親於路人。澆俗遷流，伊於胡底？臣以為積衰不振，則吹毛所及，堯舜亦疵；踔厲自強，將望風而來，譯鞮恐後。

義當從夫居正，事無取於苟同。斯所以為一道同風之冶也。

臣一介武夫，叨竊疆寄，所以不揣拘陋，謬有塵黷者，蓋以陛下秉納言之誠，懷求治之志，含宏覆載，靡有不容。誠恐有華士莠流，挾其隤說，以為嘗試。投蟌火熒於日月，潢污混於江海，中興前路，為累匪鮮。惟陛下詳省所見，亟行所宜，臣不勝管窺屏營之至。謹繕折奏陳，伏乞皇上聖鑒。謹奏。

「奏」字下又有「奉旨已錄」四字。賈政細看了一遍，心中想道，不料珍兒竟有如此經濟！就是文筆也很高古，頗似陸宣公奏議，不知幕府中是誰替他潤色的，倒是一個好手。

又看底下還有個附片「奏保將才，奉硃批：金嗣坤著仍以提督交軍機處存記。」心中又是一番驚異。原來，金嗣坤的祖父金滿堂，本是一個著名匪首，多少官兵拿他不著。榮國公給他一道檄文，語語至誠，勸他歸順。金滿堂大為感動，親自到大營投到請罪。榮國公當面獎慰一番，收在標下，後來做到實缺總兵。那金嗣坤，賈政也見過的，彼時才保守備，不料也位至專閫。又往下翻了兩冊，見有禮部奏本。留神一看，卻是該准江淮節度使請將原任鹽政林如海崇祀名宦祠的。此等奏疏，全是按著老套，只中間敘林如海生平政跡。有一段四六，賈政正要細看，卻因夕照沉西，那廊上又被大芭蕉葉子遮住，看不清那些小字，便放下歇歇。隨後玉釧兒來回道：「老爺的飯擺上了。」賈政就踱了進去。

那林如海在江淮本有德政，一班紳士追懷遺愛，請祀名宦，自在意中。卻怪賈珍本是個紈袴，從前書上就沒聽他談過政治，何以忽有此煌煌大文？說起來不外兩句俗話，一句是「福至心靈」，一句是「學問從閱歷出來的」。他自從平定匪亂、移鎮范陽，這幾年一心一意從安邦定國著想。頭一件就是整頓戎備，就那龍武中軍底子，陸續擴充，練成勁旅，又用了周姑爺條陳之策，挑選邊地及各部落健兒，編練了二十來萬精兵。這幾年認真訓練、扼要駐紮，個個都是干城腹心之選。難得聖明在上，慎重用人。同時，荊襄、江淮、兩粵、閩越、黔雲、秦隴各重鎮，都是文武兼全、公忠體國的大臣，歷年剪除姦宄、扶植紀綱，把封疆整頓得鐵桶似的。就是那水師，經賈珍一番改編，添造戰艦、造就將材，也不似從前專門擺樣的。

論起此時兵力，很可以建威奮武，在賈珍之意，只主張安內靖外、養鋒不用。譬如一個人氣體充實，即使稍受外感，也不足為患。若明亂吃藥，或是恃強戕賊，那就糟了。二則，國家的根本在於養士、養民，還得養中有教。養士的重在養他的氣節，養民的重

在養他的廉恥。譬如一個人家，先要子弟知道學好，合力顧家，那家必定興旺。不要學別人的虛排場，沒有本事單學排場，再學些壞習氣。看他走到人前，也像個闊人家的公子哥兒，背地裡只會偷丫頭、賣東西，外帶著吃喝嫖賭，將來還不是敗家子麼？三則，要幫著朝廷修明制度。一國有一國的制度，一家有一家的規矩。就是有些行不動的，也不能不管好歹、輕重，嘁哩喀喳的都毀掉地他。譬如一所房子，那老年的黃鬆架子，三二百年不會壞的，漏了挑挑頂，破了抹抹灰，還可支持幾時。實在歪了、閃了，就那木架子重新翻蓋翻蓋，便和新的一樣。你說老房子不好，要提另蓋個新的。新的還沒有影子，倒把舊的梁柱簾扇先拆了當劈柴燒，可叫一家子在那裡住呢？賈珍見到這裡，一向本著這主意做去，又怕萬一他走開了，後來的人未必能知道他的用心。你一個主意，我一個主意，必至枝節橫生、前功盡棄。趁著那幾天公事清簡，便自寫出大意，令總文案姓洪的做成奏稿，又和幕府中一往名士仔細斟酌了，方才繕折拜發。

皇上見那封奏說的全是經國良規，當下降了一道旨意，發交各該管衙門查照辦理，一面由內閣發抄登報。剛好那天賈政於無意中見著，到上房和王夫人說起，還十分誇贊，只猜疑不知是誰替他做的。王夫人道：「我聽說璉兒帶去的王作梅，珍兒看他好，留在幕裡，也許是他的手筆罷。」賈政道：「作梅筆下平常得很，只公事還熟，這文章那裡做得出呢？」言罷，尚嗟歎不置。那姓洪的本是老幕府，且得過記名道，卻不常到京，與賈府並不認識，始終不知是他做的。這且按下不提。

卻說賈璉自從調任陳州，做書的忙著說那賈府和寶黛之事，一直沒提到他，如今又要從頭敘起。他那年在范陽見了賈珍，不久即挈眷起程，前赴汴省。到汴梁，先赴各大憲衙門稟到，節度使知道他來歷不小，即時接見，待遇甚優，次日便懸牌餞赴新任，賈璉稟謝下來，又見過司道，即帶同平兒母子，一路起旱往陳州去，好在沒幾天的旱路。

到了府城，先安下公館，接印拜客忙了幾天。俟前任騰出衙署，便同眷屬進衙居住。那同知本是閒曹，卻也礙著體制關防，不能出去閒逛，只同當地紳士們偶然宴會來往。賈璉一向散蕩慣了的，覺得非常悶氣。過幾時，和府衙門幾個幕友混熟了，也時常請他們至後園桐桂堂飲酒閒談。幕友中一個錢穀，一個書啟，都是會唱的，大家吹吹唱唱，借此消遣。蓉哥兒此時也十來歲了，另請一位西席教他唸書。平兒在衙門裡又添了一個姐兒，起名順姐兒。在平兒月子裡，賈璉更憋悶的受不得，只可知丫頭們混鬧。好在本府仰慕賈府聲光，反而恭維賈璉，相處得十分洽洽。那地方民情敦厚，幾個有名紳士也都和賈璉要好，到省裡見著大憲，都說賈丞是個方面之才，可惜置於散地，無從展布，大憲也聽在耳朵裡。

那天，賈璉在簽押房看公事，小廝們拿著一封京信上來，看那封面，乃是賈蓉寄來的，拆開細看，方知賈政告退，移居西山養病，以及賈蕙升任閣學，賈權特賞進士等事。賈璉想起好久沒寫信給賈政請安，又沒有去信道喜，似乎說不過去，當下便寫起稟帖。他寫信是很不容易的，又是寫給賈政，更不敢大意。先另紙起個草稿，改了又改，然後譽寫。剛剛寫了一半，執帖家人上來回道：「府大老爺拜會。」賈璉吩咐請進，一面忙換衣冠出迎。那知府名叫賀雲升，是個紹興人，刑名老夫子出身，連捐帶保，不幾年做到現在地位。

當下賓主見禮，讓在炕上就坐。賀雲升滿面含笑，向賈璉道喜道：「寅兄大喜！剛才兄弟接到省信，方伯掛牌，把老兄題補衛輝府。公事已經出去了，不知老兄得信了沒有？」賈璉道：「教弟還沒得著信。我們同班裡有幾位在任候補府，教弟名次還在第三、四上，未必補得到罷？」賀雲升道：「兄弟是得著坐探家人的來信，他們向來不會錯的，這回大概是酌補。

老兄憲眷既隆、官聲又好，這也是意中之事。」賈璉道：「一向深蒙關照，這一來又要分手了，不瞞太尊說，真覺得依戀不捨。但願太尊早日榮遷，若得到河北道那缺，卻也不壞。」賀雲升道：「寅兄厚意可感。只是那位首台就是個擋人碑，要調首就不易呢。」賈璉道：「太尊剛才說公事出去了，不知是方伯的詳文，還是節度的題本？」賀雲升道：「他們說的是方伯詳文，大概院上的公事，也不會耽擱的。若是部裡核准下來，只怕還要送引，寅兄先要托人，向部裡招呼才好。姪少大人不是做過吏部左堂麼？」賈璉道：「這種小事，托堂官是不中用的，好在還認識幾個經承，一半天就經聳們寫信去。」賀雲升又說了許多好話，緊趕著又要和賈璉換帖。這也是官場中向來的習氣，賈璉自不便推辭，彼此敘起年庚，賈璉大了兩歲，便即改稱「二哥」，又要進內見二嫂。執帖家人進去回了，平兒推病擋駕，賀雲升又坐了一會方去。

賈璉等他去後，回至簽押房，又是一班家人上來叩喜。隨後方才寬了官衣，重又寫家信，並將此事添上。又提另寫了幾封金店和經承們的信，無非是切托招呼並許給他們小費。寫完了，才交給興兒寄去。那經承們頗講究交情，又有了小費，豈有不趕緊辦的？不多幾時就核准了。等到奉旨依議，經承們一面辦了回咨，一面寫私信通知賈璉，賈璉得信大喜。

又過了十來天，省裡行知下來，便即束裝上省，到節度使和兩司首道各處叩謝。節

度使正要仰攀賈府，見賈璉也是稱呼二哥，又道：「此番衛輝出缺，方伯另擬有人，兄弟主持公道，非借重二哥不可。」賈璉極致感謝。節度使談鋒頗健，說了半天的話，大半是自誇政績，又悄悄的說些私話，托賈璉在賈蘭處關說。賈璉只可答應，這才端茶送客。第二天，便將送部引見的咨文提前辦了送來，賈璉又上衙門謝了，隨後在省又拜了兩天客，方回陳州。賀雲升

和新任同知及通判知縣等輪流設餞，紳士們與賈璉向來要好，也紛紛具帖來請。河南北的官場都講究廚子、酒席，賈璉又雅量好飲，有的猜枚行令，有的顧曲徵歌，一直熱鬧了半個多月。

那天從紳士史主事家裡赴宴回來，和平兒商量行計，平兒道：「我久已想家去瞧瞧，咱們一起走罷。」賈璉道：「你去了，又得多帶人、多帶行李，這筆盤纏就可觀了。橫豎我引了見就回來的，你去幹什麼呢？」平兒道：「咱們就要往河北去的，繞一繞京城也沒有多少路。我去也不是閒文，奶奶存舅奶奶那筆錢，趁此清理清理。你若怕我去看著你，我才不管你的閒事哪。」賈璉笑道：「那是為這個呢！你既要去，先打發一批人和粗重行李，到衛輝去等著咱們，只剩貼身服侍的帶去罷了。」當下商量定了，便結束行裝、僱賃車輛，趕著料理起程。李紈寶釵先得了信，仍舊將鳳姐從先住的那一院吩咐管事們打掃鋪設起來，給他們居住。剛收拾齊了，賈璉等便已到京。

那天，一群車輛進彰儀門，門上看稅的巡丁先見了「河南衛輝府正堂」的旗號，以為外官來了，一定可以搾出些油水。及至拿出賈璉名片，知道是賈府的，就順順當當地放他過去。

平兒回至榮府，把行李安排好了，囑咐奶子好生看著姐兒，即入園來尋寶釵。寶釵正往平兒處，在半路上相遇，笑道：「平嫂子，我正往你那裡去哪，你倒走了來啦。」平兒道：「寶二奶奶還和我客氣麼？」於是同向怡紅院行去。平兒走著說道：

「我去了這兩年，沒一天不想著家裡，睡夢裡還在這園子，大家一塊兒玩，這可到了家啦！」寶釵道：「我們每次聚會，也是想著你，你倒比先胖多了，到底外衙門裡舒服。」平兒笑道：「你估量我們出去是享福麼？一年到頭圈在衙門裡，要找個說說話的也沒有。二爺還能喝喝酒、和師爺們閒湊湊，把我可悶壞了。」寶釵問道：「大太太見過了麼？」平兒道：「我剛下車，那院裡還沒去呢。咳，就別提了，咱們到你那裡細談罷。」

一時走進院內，寶釵讓他進屋坐下，平兒方說道：「寶二奶奶，你是知道的，同知的外號叫做『點頭大老爺』，普天下都沒好缺。我們二爺一節擠對五百銀子給大老爺寄來，也就很竭蹙的了。大老爺還好，那大太太斷不了三天五天就寫信來要錢。先前還說是大老爺沒做事，後來大老爺出來了，也是這樣。

來了一封信，不管；接連來了三四封，還能夠不寄錢麼？寄了不到十天八天，可又有信來要了。」寶釵道：「大太太這麼一把的年紀，那脾氣怎麼還沒改呢？這真虧你對付。」平兒道：「這還算好多了。二爺小的時候，罵起來就是大半夜，牽枝帶葉、叨叨不斷的，他也不嫌累。老太太實在看不過，才把二爺叫到這邊來的。」

一時又說道：「寶二奶奶，你真福氣，蕙哥兒這麼大就做到這個分兒。我在遠處聽見，都替你喜歡。」寶釵笑道：「這孩子發達太早，到底不大懂得世故，還虧得這兩年在書房裡，跟著老前輩們練習練習，才算好點。你們菡哥兒也不小了，定親了沒有？」平兒道：「也說過兩家，還沒說定，我的意思不打算給他早娶，還是唸書要緊。」又問道：「你這一向到過太虛幻境沒有？可見著我們奶奶？」寶釵道：「你走後我又去過幾回，連大奶奶、史姑娘都去過。你們奶奶很好，常問起你們。

我和他說笑話：總有一天把璉二哥找了來，叫你們團圓團圓。

想不到你們真回來了。」平兒道：「我從那回聽你說，就想去見見我們奶奶，下回你若去，千萬別忘了帶我。」寶釵道：「你放心，我一准帶你去，可不定在那一天。」平兒道：「總得在二爺引見頭裡才好，引見下來，只怕說走就要走了。

「隨後又問問賈政王夫人山居的情況，談些河南近事，方去尋李紈。

李紈訥於語言，只略談家務，又告訴他巧姐兒添了兩個外孫，劉姥姥年紀太大了，近來久不進城。倒是老爺太太搬在西山別墅，離他們村裡很近。平兒道：「我明天給老爺太太請安去，趁便去看看姐兒，也許帶他進城來住住。」因要往邢夫人處，只坐了一會便去了。

那天賈璉到家，卸了裝、吩咐小廝們開發了車輛，忙至東院見賈赦。賈赦正在書房裡和一班清客閒談，人回「二爺上來「，賈璉即上前磕頭。賈赦見他升了知府，引見進

來，面色倒比往常和霽，略問些任上情形，又道：「你二叔住在西山別墅，你一半天就去請安，別忘了。」賈璉答應了，見賈赦又同門客說話，方進去見邢夫人。邢夫人平日不關痛癢，卻也要裝假面子，又因衛輝是個繁缺，將來可多望接濟，倒問長問短很敷衍了一陣，直至平兒過那院去，賈璉方才退下。

當天便去尋賈蓉、賈薔、薛蟠、馮紫英一幫人，從此連日應酬：這個請館子，那個請聽戲，還有請吃像姑酒的。馮紫英請賈璉到他家裡，仍是那一幫人做陪，叫了幾個會唱的女孩子，大家轟酒聽曲整鬧了一天。隨後又和金店經承們見面，彼此拉扯，那應酬越發多了。中間除掉往西山別墅去了一趟，順路去看看賈蘭、賈蕙，其餘日子都是花天酒地、追歡取樂。他在外任悶了好幾年，任上回來，多少總有些敷餘，好容易和至親好友又聚在一起，就像籠子裡的鳥兒剛放了出來，先要抖擻抖擻他的翅膀，把赴部投咨、候期引見的正經事，倒丟在脖子後頭了。

此時大觀園中，因平兒回來，眾妯娌姐妹你來我往的，也覺得熱鬧了許多，探春、寶琴、邢岫煙知道此信，都來看望平兒。那天李紈寶釵商量，就藕香榭做一局，公請平兒接風。只那日期須大家得空，方才合適，一時斟酌未定。不知是日有何熱鬧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